

松阳讲义

一
函
六
册
函

松陽講義卷之十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涇陽柏 森重刊

論語

君子義以爲質章

這一章就處事上見君子學問之精。大抵君子學問規模固極其闊大。而節目又極其細密。故言敬以直內。則必言義以

方外言主忠信則必言徙義說一義字已是極細密了。而於義中又有許多條理。不是執了一義硬做去。細密中復細密。無絲毫病痛。中庸所謂小德川流也。成個君子不是容易的。這個義只是事之所當然。義以爲質一句。便包得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一節意思。若義上稍差。這件事就如沒質幹一般。總做得來驚天動地。也不中用。萬事有萬事的義。一事有一事的義。常事有常事的義。變事有變事的義。須要認得清。立得定。參不得一毫意見。雜不得一毫功利。有了這義。則這件事大段不差了。然義又不是可徑情直遂的。非怕徑情直遂。

壞了。這事只是義中容不得一毫疏忽。有一毫疏忽。事雖無傷。亦可恥也。故必禮以行之。使有節文。而無太過不及之弊焉。義又不是可稜角峭厲的。非怕稜角峭厲壞了。這事只是義中容不得一絲鹵莽。有一絲鹵莽。事雖克就。深可鄙也。故必孫以出之。使去矜張而有從容和順之美焉。既禮行孫出。則義已入細密了。又恐幾微之間。須臾之頃。誠意或不貫徹。一處不貫徹。便有一處的病。一息不貫徹。便是一息的病。不必大段虛偽。然後爲義之果。故自始至終。又必信以成之。使一言一動。莫非實心實理之流行焉。君子之處事如此。所以

事事皆可久可大。人人皆心悅誠服。行之在上。則王道而非霸術也。行之在下。則正學而非俗學也。生安之君子。固自然能如此。困勉之君子。亦須用力。要如此。君子哉三字。不是贊詞。言必如此。然後爲君子。故註云。君子之道也。然這箇地位。不是臨事可以勉強得的。必平日有主敬存誠工夫。臨事方能立得住。平日有精義工夫。臨事方能認得清。若平日工夫一分不到。則臨事便欠缺一分。所以徙義必先主忠信。義以方外。必先敬以直內。而大學八條目。又必從格物始。這章是夫子論處事之法。故只從義以爲質說起。學者讀這章書。須

於平日將聖賢教人存誠主敬窮理之法。切實去做。到臨事時。卻又要省察。我這件事果合義乎。行之有禮乎。出之能孫乎。成之果信乎。稍有欠缺。須猛力撥轉。必使義理為主。而私意不得夾雜。學問爲主。而氣質不得錮蔽。工夫熟後。到了居安資深。左右逢源。地位則不期然而然矣。

三之字。只依程註。指義說爲是。蒙引謂皆指其事言。非也。據存疑。則又似行之之字。指義出之之字。指禮成之之字。指義禮孫。亦不必如此。

他處禮字。該得孫字。所謂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

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只當主節文度數說。

大全朱子以出辭氣解。孫以出之。只是舉辭氣以爲例耳。其實孫兼言動說。

他書未有不以信爲體。義爲用者。此章卻是以義爲體。信爲用。蓋仁義禮智信。如十二律旋相爲宮。

吾之於人也章

這一章聖人自明其直道。欲與天下同遊於直道中也。毀譽正與直道相反。天下有毀譽。天下無直道矣。是曰是非。曰非此直道也。過其實。損其真。此毀譽也。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

疾惡大嚴而流爲矯激者便是毀。有崇獎情殷而謬爲許可者便是譽。毀譽一行不但與直道相反失其是非之本心而天下種種病痛皆從此生長浮薄而起奔競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特揭以示人非徒見一身之光明正大亦以其關係世道之盛衰也。然又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則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蘇子瞻所謂仁可過而義不可過也。究竟譽必有所試則譽仍無譽矣。聖人如此直道是由鑑空衡平之心體中發出天理爛熟於胸中故隨處因物付物無一毫安排勉強即使前無三代亦決不肯枉。況禹湯文武之謨烈

尚存。當年布之爲政事。發之爲訓詞。蕩蕩平平。有一非直道之行乎。古今同此民也。三代可以直道行之。今獨不可以直道行之耶。使稍有枉曲。無論反之本心而不安。卽對禹湯文武而多慚矣。蓋禹湯文武所以必由此直道者何也。此道本乎天。率乎性。人人之所共有。卽昏愚邪妄之徒。拘於氣稟蔽於物欲。而此道未嘗不在。感觸之卽興。拂逆之卽覺。故三代聖王皆不敢易。今安得而易之哉。此夫子不敢以生知安行自處。而託於三代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平生待人接物。莫不皆然。而一部春秋尤可見直道之發見。拳拳言之。其望人直。

道之意亦深切矣。然此直道雖曰人人固有。自非聖人不能無偏。故必講求。然後能得是非之真。必涵養。然後能持是非之平。不然。自以爲直道。而流爲毀譽者多矣。今日學者。旣向聖賢路上行。決不肯鼓脣弄舌。逞私誣人。只怕見不真。養不到。不知不覺。過實損真。無心之毀譽。與有心之毀譽。病痛一般。故必有居敬窮理之功。然後能行無毀無譽之直道。

直道而行。時文指三代之民言者。誤。當依存疑。指三代之君言。但民心原自有直道。三代之君特因之耳。若艾千子謂斯民豈盡能直道。卽三代之民亦豈盡能直道。則又偏。

矣。在夫子只是法三代。在三代則是因民心。

君子謀道章

這一章與子張學干祿章及孟子天爵良貴章同。大全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腳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句。自是引喻。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這兩條說此章大意已明白。但要曉得如何叫

謀道如何叫憂道。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擇善固執。所以謀之也。擇焉而惟恐其擇之不精。執焉而惟恐其執之不固。所以憂之也。這一謀字中有學問思辨行在。有格致誠正修在這一憂字中有戒愼恐懼之意。有常目在之之意。專於謀道。憂道自無暇及於食。爲己之意重。則爲人之意自輕。蓋這個道是吾所固有的。有了這個道。方成得人。若道上虧欠了一分。便不成人。所以這個道是不得不謀。不得不憂的。若夫食是個在外的物事。萬鍾於我何加。簞瓢陋巷。疏食飲水。於我何損。故君子所憂所謀。在彼不在此。但有一說。這個謀食。猶云

干祿是道外之事。若夫居家勤儉。量入爲出。這便是道內之事。故許魯齋謂學者以治生爲急。蔡虛齋有言。三代以降。井牧之政不復。天下之生。紛紛營營。上之人都不甚照管。號照管者。亦未盡其道。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而已。田連阡陌。由他無置錫之地。亦由他則。夫今之士。上旣未得有祿。下又不得爲農工之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安得全不爲一家數口計。久遠這兩先生所言。亦不可不知。然學者又不可因魯齋言治生爲急。而一味急去。因虛齋言不得不爲數口計。而一味算計去。這個急字計字。

須有分寸。若過了一分。便在道外去了。讀兩先生之言者。又當知夫子以樊遲爲小人之意。又當知程子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意。

知及之章

這一章是論學之全功。知及是格物致知。事仁守是誠意正心。事莊蒞動禮則修齊治平。事一部大學工夫都在內。然須知到了仁守時候。修齊治平工夫。不是全無的。不莊不以禮。不過是修齊治平中。小欠缺處。章內六個之字。雙峰饒氏謂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蒞之動之。此二之

字指民而言。皆要有著落。不可看作無頭柄的話。說到虛渺去了。大抵人之學。先要明理。理不明。無下手處。所謂理者。非他只是子臣弟友。視聽言動所當然。所以然之故。須要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去講習討論。表裏精粗。無不洞晰。便是知及之。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苟知雖及之。而物欲牽引。枯亡陷溺。或奪於富貴。貧賤取舍之間。或違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得之於學問思辨之際者。失之於克伐怨欲之中。半途而廢。遵道亦徒然爾。故必仁知兼備。然後可以言學。而猶未也。君子之學也。務其大。不忽其細。正其本。不遺其末。卽知

及仁守矣。吾身之內美。既已畢具。治世之大綱。亦已粗舉。然
動容周旋。皆天理之流行也。苟臨民之際。而稍不莊重。則民
不知敬。亦吾學之累矣。卽知及仁守。而又莊涖矣。整齊嚴肅
之氣象。既足生人之敬。保邦制治之規模。亦足服人之心。然
細微曲折。皆天理之散見也。苟使民之際。而稍欠節文。則民
不能興。亦吾學之疏矣。不莊涖。是瑟僖未能暢發。到赫喧處。
不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總見德愈全。而責
愈備。氣稟學問之小疵。皆不可不變化而充滿之也。此夫子
以全學望人。與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實相表裏。今日學者

無志聖學的。固不足論。亦有粗知辨別義理。未到知及地位。便自足了。粗能收拾身心。未到仁守地位。便自足了。大本尙未立得。何論小疵。此等人學。猶不學。須將此章反覆玩味。便見學問不可有一毫欠缺。夫子所以愷樂忘年。顏子所以欲罷不能。吾輩資稟萬不及聖賢。非用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安能有成。須要努力努力。

大全朱子有一條云。此章以仁爲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此朱子偶就仁上說耳。若欲以知爲主。亦無不可。蓋小疵未去。便仁不成。仁知不成。